

复旦大学

光华人文杰出学者

讲座丛书

执拗的低音： 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

王汎森 著





FUDAN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复旦人文社会科学

K250.7
20144

阅 览

复旦大学

光华人文杰出学者

讲座丛书



执拗的低音：

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

王汎森 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 / 王汎森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
(复旦大学光华人文杰出学者讲座丛书)
ISBN 978-7-108-04618-5

I. ①执…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 IV. ①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1947号

责任编辑 吴 彬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月北京第1版
201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8.75

字 数 142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32.00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序

二〇一一年三月，我应复旦大学之邀，担任光华讲座，进行四场演讲。当初即言明讲座的成果要集结成一本书。我最初的计划是在讲完之后，好整以暇，慢慢地将四篇文章写出；然而演讲之后，我虽曾写过几章，但是也有一部分只能退而求其次修改录音稿。所幸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生钱云程度很高，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个讲座的主题，事实上是我在接受复旦大学邀请时突然跳出脑海的。我当时觉得手中正在做的几个研究，及一些对史学研究的视野及方法论的关怀，似乎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即“执拗的低音”。

—

何谓“低音”？由于这个书名是后起的，所以我采取的是非常宽松的定义。最初的设想只是想重访近百年来被

新派论述所压抑下去的声音，但是后来我决定将被忽略而仍具有重要性的思维方式、观念等也包括进来讨论。本文所说的“低音”大致是四个层面：一是省视被近代学术及思潮一层又一层复写、掩蔽、遮盖、边缘化，或属于潜流的质素。二是对历史研究而言，“创造性转化”与“消耗性转换”的同一性，以及它对历史研究造成“意义倒置谬误”的现象。它还包括一些无所不在的学术框架，一些无所不在的假设——假设西方是普遍的，中国的历史是个案的。三是方法或视野上面的问题，譬如后见之明之类的思维如何影响我们的史学。^{〔1〕}四是一些长期以来被认为具有永恒性，在近代却被长期忽略的主题。

这一个世纪以来，关于新旧思想的争论，大部分都把“史实的重建”和“价值的判断”混在一起。新派人物因为鄙弃保守派人物的思想，对他们的学术观点也一概否定。保守派人物也常常反过来做同样的事情。对于一个历史学者而言，这两者都不是健康的态度，值得重访。当然这两者之中，又以前者的情形更为严重。这一百年来，新派逐渐成为主流论述，旧派对于历史文化的看法却因其思想保

〔1〕谈“后见之明”处有一部分原以《对思想史研究的若干考察》一文刊在《王元化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二〇一一年）中，因与题旨相关，故收入本书第一讲《执拗的低音》中。

守，而常常被连带地扫到历史的边缘，成为被否定或隐蔽的层面。

“重访”还有较为广泛的意义，我觉得它是避免将现状“本质化”的资具之一。近代世界有一种不言自明的进化思维，认为这个时代应该就是到目前为止相对而言最高的阶段，所以很容易将现状“本质化”，隐然认为现状便是该物事的本质性内容，忽略了它们可能只是近几十年或几百年来形成的，并不是“本质”。譬如以心身分离来谈人，这是近代西方才发展出来的思想。然而，现在人们凡是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时，便不假思索地以它为进路，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质性内容便在于此（“本来就是这样！”）。但是如果重访之前的思想传统，便能得到一种不一样的视野，提供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新可能性。这一类的例子很多，我不在此一一枚举。所以不管是“创新”或“重访”等都是基本能力，是一种保持多元开放资源的能力。

除上述之外，我要在此强调几件事。第一，我个人的研究主题之一便是中国近代的新学术，我深深相信近代学问的进步，仍然以新学术之建立为主。譬如用西方严格的语言学知识对中国传统的语言音韵学做出的创新，或如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所说：“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都是非常好的例子。第二，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这次演讲是从历史

研究的角度出发。在追求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所有用得上的资源都是有益的，不管中西，也不管新旧。第三，我认为在近代思想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一些学术上的偏蔽之处，是到了应该“重访”的时候。现在将这些问题解放开来，重新加以省视，是一个有益的方向，进而改变过去趋于两个极端的旧视野。采取开放的态度，也有可能获得新的现实资源。第四，不了解“低音”，不能真正了解“主调”，而且“低音”常常是可以辅助“主调”的。

新学的震荡其实是帮助人们“重访”历史。比如经过古史辨运动之后，出现了“疑古”、“释古”、“考古”三派。如果没有经过激烈的疑古，恐怕“释古”、“考古”都不可能出现，不会注意到要先把先秦史书中的记载提起来抖一抖，再放下来重估其价值。没有经过一番震荡，不可能平情地“释古”、“考古”。现在很多人又毫不别择地走回到“信古”，那也不是我的态度。旧派有可能因为太受仁义道德或“圣道王功”的影响而被严重地遮蔽，也可能处处为了把中国历史传统说成与西方相异，而掉入另一个陷阱，或是为了表示西方近代所有的，中国古亦有之，而反模仿了西方的近代，形成另一种扭曲。我的意见是要“重访”，但不是要不经研究地复古，而是重新了解它的“正形”（套用傅斯年[一八九六——一九五〇]在《赤符论》未刊稿

中的话)——虽然这是不容易达到的。我的理解是人们往往要经过几度类似现象学的还原工作之后,才能重新去掌握历史文化的“正形”。

我之所以想要谈“执拗的低音”,一方面是希望能检视被近代激烈思想压下去,或复写,或不断擦拭之后残留的文本,或是被暂时淹没的观念,同时也意识到,要检讨近代保守派的论述。事实上许多人因为反对新文化,而吊诡地“反模仿”西方,也就是说认为凡与西方或新文化相反的那一面便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本质,但事实上是以与西方或新文化对反的思维来定义传统。所以我想象中的“重访”当然也包括这一面。

因此本书中所宣扬的是陈寅恪所说的“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为了做到这一点,本书所提倡的是“加法”,而不是“减法”,更不是退缩法——我不是要退缩回近代以前的旧论述,而是要在新史学所奠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求索。所以既不是“第一种”(趋新),也不是“第二种”(守旧),而是改变视野成为“第三种”。换句话说,正赖有近代的各种新学术的成绩,我们现代人才有可能真正做到“重访”。要真正把握“低音”,不是靠退缩回到过去,而是需要用世界上所有用

得上的学问才可能拨云雾而见青天。

二

从事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时间序列”的问题变得非常重要，而它包括了许多方面。第一，我注意到创造转化本身的消耗很大。当我们回过头去看，会发现有些东西没有被表述和彰显，有些东西慢慢成为低音。例如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说：“学案者，学史也”，这个说法当时风靡一时，被认为是对学案的新看法。可是现在回头去看，梁启超把生命的哲学转化成为学术史后，其实把宋明理学中观照生命的部分去掉了，很多东西都看不见了，只是在那里寻求抽象的理论，这就是一种“消耗性的转换”。

第二，“后见之明”作为一种历史思考方式时所遇到的困难；还有我们历史解释中往往会设想历史人物是处在“无限理性”的状态下；提到我们该如何重新了解“风”，以及这种史学思维可能为历史研究带来何种的新养分；又如在新史学中，“历史”与“意义”如何分道扬镳；以及它为何仍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老问题。

第三，历史中的行为、事物之间的关系，很难用我们目前的词汇与概念完整描述。譬如历史上两种文化相遇时的关系，常如两种不同颜色流质的互相晕染，可是现在好像没有足够的词汇可以状写。古代的历史、文化也是一样，其中有许多复杂的情状，恐怕不是我们现代的学术语言所能充分表述。更何况，我们所使用的许多学术语言是从日本或西洋次第借来的新词汇或新观念。这一百多年来，我们对知识的了解、定义、诠释、范围，大多是跟着新式教科书走的，就像突然一阵风吹来，人们的思维世界悄悄转换成教科书或其他新书中的新定义、新概念，此后大家相沿而不自知，几乎不再意识到其中有一个很复杂的历史过程。

第四，我们的思维世界受到近代西方思潮的洗礼后，经历了如大海潮般的变化，使得我们看待事物及资源之态度，有了一种深刻的转变，譬如线性进化历史观的影响。在这些新的思维框架下，往往认为只有最当前的、最科学的、最进化的，才是最正确而有价值的。^{〔1〕}

第五，主流论述研究的重要性当然不在话下，但我认为现在的我们也应该要注意到主流之外有第二、第三层次的

〔1〕这好比在我们眼前有两家书店，一家新书店，一家旧书店，新书店只卖最近出版或畅销书，旧书店卖的是过去六七十年出版过的书，这两种书店合起来才可能提供我们比较充分的参照资源。

潜流。我们观察一片林相时，也必须注意大树下面树根的活动。主流与非主流的种种层次常同时叠压在一起，形成竞争状态，这里面还有很复杂、很精微的相互依存关系。主流上升为主流的过程，往往有几个层次的竞合关系。因为我们习惯只见到主流，没能用主流所能接受的语言来描述其他复杂的存在。我们对长在地上的树很了解，两棵树可以看来毫不相关，可是我们忘了下面的树根可能纠缠在一起了。^{〔1〕}

三

重访执拗的低音，也是在寻找多元的资源。“资源”是资源库中的东西、是供选用的，而不一定就是一个确切的答案。就像我们住饭店，不必从一号房间开始住，下次住二号，再下次住三号。有用的资源，不是一个一个后排队般的发生关系，而是开放性的，充分承认历史工作对古今思想资源的开发及思想资源的意义，而不是认定只有排在最当前的这一个才有现实意义，或是只有被打扮成与

〔1〕此处是用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地下茎”（rhizome）的观念。

排在最当前的这一个一模一样的历史与思想，才具有现实意义。那么历史或思想史的工作将会丰富我们现实生活的资源。若我们想了解古代人物的状态，则必须要设法与他们处于同一境地，不能只套西方的理论。我们应把西方历史个案化、再普遍化，把中国的历史文化个案化、再普遍化，在交复往返的过程中，得到新的理解与新的资源。

做完这四场演讲后，有一位欧洲汉学界的朋友告诉我，他认为“低音”的问题，应该牵涉三个层次，也就是“史实的建立”、“价值的参照”及“低音事实上可能才是真正的主流”。我并不完全认为低音才是真正的主流，但是同意前面两者。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在重访之后，使得新旧各种学术资源成为并置的、多元的、开放的资源，而不是简单地认为最新的、西方的学术见解才是唯一的、真正有价值的见解。所以这种类似现象学的还原工作是一个解放。^{〔1〕}这样做并不是要取代主流，而是想要丰富资源的多

〔1〕我一向认为同一时间的历史发展是由多个层次构成的，有些是主调，有些虽然存在，却成了低音。我们今日需要对这些“低音”进行“重访”的工作，从问题遮蔽的那一面看主流与边缘的分叉点。日本地震后所导致的核能危机，让很多人想到，美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也曾经考虑要用熔盐（molten salt）发电的方法来解决能源问题。现在慢慢有人想回到六十年代的那个分叉点，看看究竟是因为什么岔出去了，并想了解熔盐发电是不是一条新的出路，这便是一种“重访”。

元性。那些旧的、纠结不开的新旧文化之争，应该随着时代而新陈代谢，重访的工作则能丰富我们对历史文化的了解，同时也丰富今天的思想资源。

在演讲中我也提到，西洋思想史上有过一些类似的例子。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1899—1973）觉得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受到“科学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影响，忽略了古希腊、罗马文本的许多深义。而维柯（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为了了解为笛卡儿（René Descartes, 1596—1650）著作遮蔽的人的复杂性，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去了解古希腊罗马。又如皮埃尔·阿道（Pierre Hadot, 1922—2010）的《哲学是作为生活的一种方式》（*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认为现代人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其实加上太多后代的框架，经过几度抽离，那些带有生命实践的部分被遗忘了。经过皮埃尔·阿道的重访之后，我们更能把握希腊罗马哲学中精微的复杂性，就像维柯摆脱笛卡儿思维的影响，发现了古希腊思想中很多后人感到陌生的资源一样。又如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1933— ）的《伦理与经济》中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著作中“自利”与“竞争”观念的探讨，发现亚当·斯密对这两者的主张都是有分寸的。透过阿马蒂亚·森的重新审视，我们了解资本主义原

来所声称的不是那么简单，则我们在考虑人类今天的经济行为时，便可以有一种新的视野。但究竟如何取舍应用，就不是历史学者所能全然置喙的了。

最后我们要问的是，究竟解决当今人类困境的资源，只有当今西方的主流思潮，或是可能加上其他的资源？我时常感觉：“近代性”标榜多元化，但近代思想界的情状却显得单元化。这个现象学还原式的“重访”工作可能开启了禁锢，显豁潜流，使我们的思想资源多样化、丰富化，能得益的不仅只是历史解释，它也可能开阔了现实价值的参照资源。那么我们的价值世界就不再只是单线的、扁平的。

我必须强调，我从未改变我对近代新学术与新思想的前驱的敬意。文化不断向前发展，新价值不停地创造出来，这是必然的事情，所以我不是在宣扬简单的复古。我知道有一种富含政治性的复古思想正在崛起，有很多研究很强烈地希望朝着政治、国族的崛起的方向发展。不过我希望我的演讲，不要跟这个趋势画上简单的等号。我一直认为，我所谈的这些“重审”的工作有一个前提，即未经过现代学术之洗礼，则所有学问不可能有进境，用王国维（一八七七——一九二七）的话说：“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国学丛刊》序），如果不经近代西方之一番震荡，对很多层面

是视而不见的，没有经过西方学说的引会，许多地方不甚清楚，或是杂乱无章，无法很有条理的表述等，不一而足。西方的理论、资源，常常能够帮助我们好好了解古代历史，而不一定会跟我们“重建”的目标互相排斥。例如李宗侗先生（一八九五——一九七五）写了《中国古代社会新研》，还翻译了《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史》，先不论他说的对不对，但他引用希腊罗马社会中“家火”的观念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的确为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开启一个新的面向。如果没有对古希腊城邦的深入了解，他就看不见中国古代史中的那一面。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这本书原本规划是演讲集，但我一直想把它发展成论文集。然而最后因为时间所限，不能一一写成论文，所以只能以现在的面目见人。因为是演讲集，所以论点比较宽松，注脚也做得很少。在编辑的过程中，我加入两篇文章作为附录，分别是《传统的非传统性》（简体字版《章太炎的思想》之导论）及《时代关怀与历史解释》（刊于《古今论衡》第二十三期）。另外，《上海书评》中有一篇我与葛兆光兄的对谈录（《寻找“执拗的低音”》），亦请读者参考。

最后，我要感谢一群朋友。复旦大学的葛兆光教授、钱云同学，尤其是葛兆光兄提出了这个邀请，并亲自催稿，我要在这里特别谢谢他。此外，也要感谢复旦大学的章清、周振鹤、陈思和教授在我演讲期间为我主持讲座，并提供

了许多帮助。中研院的萧高彦教授、林胜彩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谭徐锋先生，台湾大学历史所博士生陈昀秀等，以及许多在讲座过程中促成、帮忙的朋友，没有他们，这本演讲集是不能成书的。

目录

- 1 序
- 1 第一讲 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
- 77 第二讲 “心力”与“破对待”
- 127 第三讲 王国维的“道德团体”论及相关问题
- 167 第四讲 “风”——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
- 211 附录一 传统的非传统性——章太炎思想中的几个面相
- 233 附录二 时代关怀与历史解释
- 260 出版后记